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元纳米微腔

童 凯 张振国 卢建如 李汉卿 高鹏耀

(燕山大学电气工程学院,河北秦皇岛 066004)

摘要 构建了一种三层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体激元结构,分别为金属银(Ag)层,低折射率二氧化硅(SiO₂)层和二 维光子晶体层。这种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体激元结构具有明显的横磁模(TM)模式带隙。在二维的光子晶体层的 中心引入一个单元胞缺陷,形成缺陷腔结构。这种纳米尺度的光子晶体等离子体微腔的体积远小于传统介质的光 学微腔,光子能量可以很好地被局域到低折射率层,实现了深亚波长尺度下的对光的限制。通过改变该混合光子 晶体等离子激元结构的参数,利用三维时域有限差分(3D-FDTD)方法,分析了这种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微腔结构 的光学特性。分析表明:这种纳米微腔具有极小的模式体积 0.0141 (λ/n)³ 和高的 Q/V 值。 关键词 光学器件;表面等离子体;光子晶体;纳米微腔;模式体积

中图分类号 O439 文献标识码 A doi: 10.3788/CJL201441.0905009

Hybrid Plasmonic Photonic Crystal Nano Micro-Cavity

Tong Kai Zhang Zhenguo Lu Jianru Li Hanqing Gao Pengyao

(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, Yanshan University, Qinhuangdao, Hebei 066004, China)

Abstract A kind of three-tier hybrid plasmonic photonic crystal which is respectively constituted by a metal layer of silver (Ag), a low refractive index dielectric layer of SiO₂ and a two-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layer, is proposed. A clear plasmonic transverse-magnetic (TM) bandgap can be formed in this hybrid plasmonic photonic crystal. The defect cavity is constituted by introducing a unit cell defect in the center of the two-dimensional photonic crystal layer. The volume of the hybrid plasmonic photonic crystal micro-cavity is based on nano-scale, which is much less than the conventional optical micro-cavity, and the photon energy is well confined in the low index layer, so light can be limited at deep sub-wavelength scale. With some different structure parameters, the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of three-dimensional finite difference time domain (3D-FDTD)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hybrid plasmonic photonic crystal. Th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is kind of nano micro-cavity has an ultra-small mode volume of 0.0141 (λ/n)³ and an ultra-high Q/V.

Key words optical devices; surface plasma; photonic crystal; nano micro-cavity; mode volume OCIS codes 230.5298; 250.5403; 140.3948

1 引 言

光子晶体是一种由不同介电常数材料在空间呈 周期性排列的结构,具有独特的光子带隙特性。在 光子晶体中引入缺陷可构成光子晶体微腔^[1],光子 晶体微腔可将带隙范围内的光局域到缺陷腔内,产 生光学非线性效应^[2]。在全光信息处理和光网络集 成方面,这种光学非线性具有响应速度快,通信容量 高等优点。传统的光学微腔有光子晶体平板微 腔^[3]、双异质结构微腔^[4]、线缺陷宽度调制微腔^[5]和 光子晶体耦合腔^[6]等。理论上传统微腔的结构尺寸 可达到波长量级,但由于衍射极限的限制^[7-8],其结 构尺寸通常为微米甚至厘米量级。品质因子 Q 和 模式体积 V 是表征光学微腔性能的重要参数,基于 纳米尺度的光学微腔具有高的品质因子和极小的模 式体积特点。光局域的体积范围越小,即模式体积 越小,可提高光与介质相互作用的珀塞尔因子^[9]和 自发辐射速率,进而提高材料的发光效率。因此,基 于深亚波长结构尺寸微腔的光子器件成为当前研究

收稿日期: 2014-03-24; 收到修改稿日期: 2014-05-06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(61172044,61201112)

作者简介: 童 凯(1973—), 男, 博士, 教授, 主要从事光子晶体器件方面的研究。E-mail: tongkai@ysu. edu. cn

的一个热点。

表面等离子体波(SPPs)是一种在金属和介质 界面上传播的表面波^[10]。当光波能量和金属中自 由电子耦合共振时,形成沿金属和介质界面传播的 电子疏密波,这种电子疏密波具有独特的色散特性。 在垂直于传播方向上 SPPs 是消逝场,而在传播方 向上具有比光波更大的波矢,即波长更短,因此具有 超越波长衍射极限的能力,实现在亚波长尺度下对 光子的限制。从而形成深亚波长尺度的光学微腔, 如光子晶体无源腔^[11],金属涂层纳米微腔^[12],及布 拉格光栅反射型^[13-14]等离子极化激元腔。

将光子晶体和表面等离子激元相结合,可构成 纳米尺度的微腔结构,实现极小且有效的模式体积 和很高的 Q/V 值。在此,本文提出一种新颖的二维 平面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元纳米微腔结构,即在 金属基底和光子晶体层之间嵌入一层低折射率介质 层。同时,在光子晶体层中移除中心的一个空气孔, 形成一个缺陷腔结构,构成混合光子晶体表面等离 子激元微腔。这种微腔具有深亚波长尺度的结构尺 寸,可降低损耗,且在 1550 nm 通信波段内具有极小的模式体积。

2 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元腔的结构 和特性

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元波导结构如图 1(a) 所示,由金属基底层,低折射率介质层及二维光子晶体构成。二维光子晶体为具有空气孔周期排列的正 方晶格结构,介质硅(Si)中,中间低折射率层介质为 二氧化硅(SiO₂),金属层为具有低损耗特性的金属 银(Ag)。其结构参数如图 1(b)和(c)所示,介质厚 度分别取 $H_{Ag} = 300 \text{ nm}, H_{SiO_2} = 20 \text{ nm}, H_{Si} = 250 \text{ nm},晶格常数 <math>a = 390 \text{ nm}, 1 + 26 r = 160 \text{ nm}.$ 这种混合模式的有效折射率为2.595,与 SiO₂-Ag 界面的表面等离极化激元的有效折射率 1.453 形成 高折射率对比。因此,这种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 元结构具有明显的横磁模(TM)模式带隙。



图 1 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体激元微腔结构参数示意图。(a)结构示意图;(b)混合结构参数示意图; (c)混合结构缺陷腔及周围空气孔的大小变化示意图

Fig.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the hybrid plasmonic photonic crystal micro-cavity. (a) Schematic of the structure; (b)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the hybrid; (c)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fect cavity and the changing size of surrounding air holes

由于金属 Ag 是一种强色散材料,具有复介电 常数,因此可采用三维时域有限差分(3D-FDTD)法 分析混合光子晶体结构在第一布里渊区的色散关 系,并利用垂直方向的对称性来限定计算 TM 模 式。这种混合结构的能带结构如图 2 所示,其归一 化频率带隙为 0.241~0.268,该带隙位于通信波段 1550 nm 附近。同时可以得到图 3 所示的混合结构 缺陷腔的归一化谐振光谱,且该谐振峰值波长位于 混合结构的带隙内。分析时,采用德鲁德模型^[15]对 金属 Ag 的色散性质进行拟合,背景介电常数 ϵ_{∞} = 5,等离子振荡频率 ω_{p} = 1.38×10¹⁶ rad/s,碰撞频率 γ =5.07×10¹³ rad/s。









由模式场的分布可知,在能带 U 和 L 的边缘模 式即为 SPP 模式^[9],带隙的出现是由于能量密度在 混合结构中的独特分布所决定。此外,由于混合光 子晶体等离子激元波导结构的光子模式具有比 SPP 模式更高的频率,因此,可在较低频率激发这种结构 的等离子体激元模式,且不会干扰结构的光子模式。

图 4 中的两组图(a)、(c)和(b)、(d)分别表示具 有 SiO₂层结构和无 SiO₂层结构的混合光子晶体表 面等离子激元结构的典型腔模式图。图 4(a)和(b) 的|*E*_z|²场分布相似,谐振模场的大部分能量都被局 域在缺陷处,这是由于光子晶体缺陷提供了一个很



- 图 4 |E_z|² 能量分布图。(a) 带有 SiO₂ 层三层结构的剖 面俯视图;(b) 无 SiO₂ 层的二层结构的剖面俯视
 图;(c) 具有 SiO₂ 层的三层结构的剖面侧视图;(d)
 无 SiO₂ 层的二层结构的剖面侧视图
- Fig. 4 |E_z|² energy distribution. (a) Top cross-sectional view of the three-layer structure with SiO₂ layer;
 (b) top cross-sectional view of the two-layer structure without SiO₂ layer; (c) side cross-sectional view of the three-layer structure with SiO₂ layer; (d) side cross-sectional view of the two-layer structure without SiO₂ layer

好的典型腔模式,将大部分的能量局域在该处。由 图 4(c)和(d)可知,在有 SiO₂层的结构中,模场的极 大值分布在光子晶体和 SiO₂ 的交界面上,整个模场 的大部分能量都分布在低折射率的 SiO₂ 层中。而 在无 SiO₂层的结构中,模场的最大值都分布在金属 银和光子晶体的界面上,大部分能量都分布在 Si 层 中。又因为 SiO2是 1550 nm 波长附近的低损耗材 料,这有助于微谐振腔的品质因子的提高。此外,低 折射率 SiO₂层的加入可以提高对模场的限制能力, 将大部分的模场能量都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,减 小有效的模式体积,从而提高 Q/V 值。同时,由混 合结构的横截面 $|E_z|^2$ 分布图 [图 4(a)和(c)]可以 看出,所激发的 SPP 模式被很好的局域在纳米微腔 的缺陷区域中,这证明了所提出的这种混合结构的 腔模式特性,可以在图2所示的这种混合结构的带 隙中观测到明显的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元腔 模式。

这种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元结构具有可激励 出 SPP 模式的纳米微腔,通过改变缺陷孔周围的空 气孔的半径大小实现对纳米微腔大小进行调节。由 于采用 3D-FDTD 方法对这种多层结构进行仿真 时,需耗费计算机大量的计算资源,因此,设计了 11×11的二维光子晶体波导结构,同时保证可以将 光的能量尽可能局域在中心缺陷处。随着 SiO₂ 层 厚度减小模场分布越来越集中,但是当厚度减小到 10 nm 时模场并没有全部局域到 SiO₂ 层中,很大部 分的模场泄漏到 Si 层中,因此选择 SiO₂ 层厚度为 20 nm。

3 仿真结果与分析

3.1 理论分析

对于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激元结构缺陷腔,可 以通过分析其光子寿命,获得光学微腔的品质因 子^[16]。微腔的品质因子描述为

$$Q = 2\pi \frac{u(t)}{-\left[\mathrm{d}u(t)/\mathrm{d}t \right] \cdot T} = \frac{2\pi}{\gamma \cdot T} = \frac{\omega_0}{\gamma}.$$
 (1)

因此,可通过谐振模的阻尼振荡衰减波包的 γ 值和谐振频率求出 Q 值。但是由于基底金属层的 吸收,腔内的光子能量会由于金属的吸收损耗 (~1/Q_{abs})和辐射到空气中的辐射损耗(~1/Q_{rad}) 而损耗掉。因此,总的品质因子(~1/Q_{tot})可以被分 解为金属的吸收损耗 Q_{abs}和辐射损耗 Q_{rad},即

$$Q_{\text{tot}}^{-1} = Q_{\text{abs}}^{-1} + Q_{\text{rad}}^{-1}.$$
 (2)

由图 4(a)和(c)可以看出,大部分的光子能量 都被局域在低折射率层中。对于色散介质的电磁场 的能量密度 W(r)表示为^[15]

$$W(\mathbf{r}) = \frac{1}{2} \left\{ \operatorname{Re} \left[\frac{\mathrm{d}(\boldsymbol{\omega} \boldsymbol{\varepsilon})}{\mathrm{d}\boldsymbol{\omega}} \right] | E(\mathbf{r}) |^{2} + \mu | H(\mathbf{r}) |^{2} \right\}.$$
(3)

混合光子晶体等离子体激元腔的模式体积为[6]

$$V_{\rm m} = \frac{W_{\rm m}}{\max[W(\mathbf{r})]} = \frac{1}{\max[W(\mathbf{r})]} \iiint W(\mathbf{r}) d^3 \mathbf{r}.$$
(4)

3.2 纳米微腔大小变化的影响

通过改变缺陷腔周围空气孔的半径大小来调节 纳米微腔的大小。分别分析了缺陷腔上下左右4个 响,结果如图 5(a)所示(u:缺陷周围上下左右最近的4个空气孔,d:缺陷对角线上的4个空气孔,ud: 缺陷周围的8个空气孔),当周围空气孔半径从 0.25a变化到0.45a时,微腔中的谐振波长随之减 小。且当缺陷的周围8个空气孔同时变化时,对波 长的变化影响最大,其次是对角的4个空气孔的变 化,离缺陷最近的上下左右4个空气孔的变化对谐 振波长变化影响最小。因此可以通过调整缺陷周围 空气孔的大小,将谐振波长调到合适的范围。

空气孔,缺陷腔对角4个空气孔,以及缺陷腔周围的

8个空气孔孔径变化三种情况对其谐振波长的影



图 5 空气孔的大小对腔特性的影响。(a) 对谐振波长的影响;(b) 对模式体积的影响;(c) 对品质因子的影响; (d) 对 Q_{tot}, Q_{rad}, Q_{abs}的影响

Fig. 5 Effects on the cavity characteristics with different sizes of air holes. (a) Effects on the resonant wavelength;
(b) effects on the mode volume; (c) effects on the quality factor; (d) effects on the Q_{tot}, Q_{rad}, Q_{abs}

图 5(b) 描述的是缺陷腔周围空气孔孔径的变 化对于模式体积的影响。当空气孔半径从 0.25*a* 变 化到 0.4*a* 时,模式体积有微小增大的趋势,而当超 过 0.4*a* 时其模式体积随之减小。在上述三种空气 孔孔径变化的情况下,对模式体积没有明显的影响。 缺陷腔周围空气孔的变化对纳米微腔品质因子的影 响如图 5(c)所示,当缺陷点周围空气孔孔径为 0.4*a* 时,纳米微腔的品质因子 Q 达到极大值。且随着空 气孔的半径从 0.4*a* 逐渐减小时,纳米微腔的品质因 子将随之减小。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,通过计算在 1000 fs 内缺陷腔中光子的寿命,得到的该缺陷腔的 品质因子,由于分析时选取在一个有限时间内计算 腔内光子的寿命,因此存在计算误差,对应三种情况 下品质因子的误差棒图如图 5(c)所示。三种情况 下品质因子的误差都在 0.4a 附近最小,此时的计算 误差为±0.39327。当周围的空气孔的半径取值以 0.4a 为基准,周围的空气孔增大或减小时,品质因 子的计算误差也在随之增大,计算误差的最大值为 ±14.782。

图 5(d) 所示为缺陷点周围空气孔孔径的变化 对总的品质因子 Q_{tot}, 辐射损耗品质因子 Q_{rad} 及吸收 损耗品质因子 Q_{abs}的影响。可以看出, 金属的吸收 损耗基本保持不变,而 Q_{rad}的变化明显。

通过计算,当混合结构的周围空气孔半径 r= 160 nm 时,获得纳米微腔的品质因子为 141.426, 模式体积为 0.0141(λ/n)³,从而得到所设计混合结构的 $Q/V=10101.86(\lambda/n)^{-3}$ 。由于金属银是一种强色散材料,不是可见光及红外波段的良导体,对于在其上传播的表面等离子体具有很大的吸收损耗,因此基于此种表面等离子体具有很大的吸收损耗,因此基于此种表面等离子体目的携定的品质因子 Q 都很低。当去掉底层的等离子体银层计算出的品质因子高达 5092.76,但是此时的模式体积也相应 地变大为 1.9239,该结构的 Q/V = 2647.1(λ/n)⁻³。因此,提出的混合结构相对于无等离子体银层的结构,不仅实现了亚波长尺度的模式体积,且其 Q/V值提高 4 倍左右。

3.3 其他参数对于缺陷腔模式的影响

分别研究了缺陷周围空气孔填充介质的折射率 和低折射率层厚度对于混合结构缺陷腔特性的影 响,对缺陷周围的 8 个空气孔中分别填充不同的折 射率材料进行了数值分析,结果如图 6 所示。微腔 的谐振波长与周围空气孔填充的介质的折射率呈线 性关系,因此也可以通过调整周围空气孔的填充介 质折射率来获得所需的谐振波长。同时得到了微腔 的品质因子和折射率的关系,可以看出微腔的品质 因子会随着填充介质折射率的增大而减小。图 7 分 析了中间低折射率 SiO₂层的厚度对于微腔的品质 因子和微腔模式体积的影响。由于在中间低折射率 层的场分布在总的场分布中占主要部分,因此模式 体积对于低折射率层的厚度变化非常敏感,可以看 出模式体积随着 SiO₂层厚度的增大而增大,同时发 现 SiO₂层厚度的变化对品质因子 Q 无明显影响。





Fig. 6 Quality factor and resonance wavelength as a function of different refractive index of filling material



Fig. 7 Quality factor and mode volume as a function of different thicknesses of the low refractive index layer

4 结 论

提出的混合微腔结构具有深亚波长的结构尺 寸,因此具有稳定的低损耗和极小的模式体积。数 值计算了结构参数对于微腔的品质因子,模式体积 和谐振波长的影响,在通信波段范围得到了较高的 品质因子和深亚波长的模式体积。这种混合光子晶 体等离子激元腔可作为集成光路上的结构微腔,或 作为等离子激元光源直接耦合进等离子激元波导中 和弯曲的锥形光纤波导中。此外,可以在低折射率 层中使用增益材料,例如 InGaAsP 量子阱掺入这种 混合结构中,制作出高效的具有腔结构的等离子激 元光源。同时,金属基底对电和热的良好传导性,这 种微腔结构可以实现在室温条件下的大功率激 光器。

参考文献

- Xiaoling Wang, Naiguang Lv, Qiaofeng Tan, et al.. Investigation of biosensor built with photonic crystal microcavity [J]. Chin Opt Lett, 2008, 6(12): 925-927.
- 2 G T Kiehne, A E Kryukov, J B Ketterson. A numerical study of optical second-harmonic generation in a one-dimensional photonic structure[J]. Appl Phys Lett, 1999, 75(12): 1676-1678.
- 3 Han Lihong, Liu Liming, Guo Xuan, et al.. Research and design of L3 square air holes photonic crystal cavity[J]. Acta Optica Sinica, 2013, 33(11): 1116005. 韩利红,刘立明,郭 璇,等. 正方形空气孔 L3 型光子晶体平板

微腔的研究与设计[J]. 光学学报, 2013, 33(11): 1116005.

- 4 Y Jie, J. Ding, Jacob B Khurgin. Resonant raman scattering in GaN single crystals and GaN-based heterostructures: feasibility for laser cooling[J]. Chin Opt Lett, 2013, 1(11): 011901.
- 5 E Kuramochi, M Notomi, S Mitsugi, et al.. Ultra-high-Q photonic nanocavities realized by the local width modulation of a line defect[J]. Appl Phys Lett, 2006, 88(20): 041112.
- 6 M Notomi, E Kuramochi, T Tanabe. Large-scale arrays of ultrahigh-Q coupled nanocavities[J]. Nature Photonics, 2008, 2 (12): 741-747.

- 8 V Georgios, Zhangfu Yu, K Sukru Ekin, et al.. Metal-dielectricmetal plasmonic waveguide devices for manipulating light at the nanoscale[J]. Chin Opt Lett, 2009, 7(4): 302-308.
- 9 R M Ma, R F Oulton, V J Sorger, *et al.*. Room-temperature sub-diffraction-limited plasmon laser by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[J]. Nat Mater, 2011, 10(2): 110-113.
- 10 Luo Xin, Zou Xihua, Wen Kunhua, et al.. Narrow-band filter of surface plasmon based on dual-section metal-insulator-metal structure[J]. Acta Optica Sinica, 2013, 33(11): 1123003.
- 11 Feng Chen, Feng Guoying, Zhou Hao, *et al.*.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n photonic crystal laser cavity with one-dimensional photonic bandgap[J]. Chinese J Lasers, 2012, 39(8): 0802009. 冯 琛, 冯国英,周 昊,等. 一维光子带隙光子晶体激光腔的

特性分析[J]. 中国激光, 2013, 39(8): 0802009.

- 12 A Mizrahi, V Lomakin, B A Slutsky, et al.. Low threshold gain metal coated laser nanoresonators[J]. Opt Lett, 2008, 33(11): 1261-1263.
- 13 P Xu, Q Huang, Y Shi. Silicon hybrid plasmonic Bragg grating reflectors and high Q-factor micro-cavities [J]. Optics Communications, 2013, 289: 81-84.
- 14 P Xu, K Yao, J Zheng, et al.. Slotted photonic crystal nanobeam cavity with parabolic modulated width stack for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[J]. Opt Express, 2013, 21(22): 26908-26913.
- 15 X Yang, A Ishikawa, X Yin, et al.. Hybrid photonic plasmonic crystal nanocavities[J]. ACS Nano, 2011, 5(4): 2831-2838.
- 16 P B Deotare, M W McCutcheon, I W Frank, *et al.*. High quality factor photonic crystal nanobeam cavities [J]. Appl Phys Lett, 2009, 94(12): 121106.

栏目编辑:韩 峰